

异域传奇

再长的路都有尽头

在海地,只要提起“汉森·普劳舍”,几乎人人皆知。他是上个世纪初的一名长跑健将。作为运动天才,普劳舍16岁便在体坛崭露头角,并曾一举打破田径类所有项目的纪录。赛场上的他,宛若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。

1908年4月,普劳舍抵达英国伦敦,征战第四届奥运会马拉松赛。一切就绪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,上百号运动员蹒跚而去。比赛结束后,一件蹊跷的事发生了:清点人数时,唯独不见普劳舍的身影。主办

方调集大量警力,把附近的树林、山坡、农场都搜了个遍,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

当时《旁观者》杂志记者塔布托,是普劳舍的八拜之交。好友离奇失踪,让他无比心痛的同时,又大为不解。此后,他到处打听其下落,哪怕一丝线索都要追查到底。时光飞逝,眨眼便到了1957年。此时的塔布托已是一名老报人,但依然旧伤难平,每每念起好友,心底的痛又会陡增。当年的失踪案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死结。

初秋,泰晤士河,湖光潋

滟,塔布托在悠闲地散步。这时,湖畔出现了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叟。他沿单行道,颤巍巍地向前踱着。大约10分钟后,满脸沧桑的他停在了伦敦塔下。那刻,老人仰天而泣,老泪纵横。如此怪异举动引起了塔布托的注意,出于职业敏感,连忙走了上去。没想到竟是普劳舍!对方也一下子认出了他。昔时老友,久别重逢,两人抱头痛哭。当年的他为何失踪?去了哪儿?又怎会突然出现在这里?

追问之下,普劳舍将一切

和盘托出:1906年,海地内战爆发,作为一名热血青年,他加入了地下党。后来不知谁走漏了风声,特务盯上了他,而他却毫无察觉。接着,特务一路尾随至奥运赛场。就在快到达终点时,手无寸铁的他被劫持了。就这样,普劳舍悄无声息地“消失”了。敌军的阴谋破产后,他被解救了出来。当时的他遍体鳞伤,奄奄一息。普劳舍说,战友们都抱头痛哭,只有他顽强地活了下来,并且在49年之后,再度站在伦敦塔下。

一年后,在塔布托的协助

下,普劳舍推出了他的自传。该书曾连续13周雄踞《每日镜报》畅销书排行榜首。后来,《镜报》对其进行连载时,主编写了这样一个“楔子”:

面临威逼和拷打,普劳舍始终不曾泯灭最初的理想。时隔49年后,王者归来。对他来说,半个世纪或许不算长。为了未了的夙愿,哪怕穷其一生,他都要将之追寻。暗夜再漫长、目的再遥远又如何?因为,他心底有个至死不渝的念头——再长的路都有尽头。

马晓伟

言之有理

还是猴子

猴子这厮禀性多疑,更是机敏伶俐。如果对你说:在不伤其性命的前提下,去深山捉只猴子来吧。你大概会说:难,捉不到。

可是,印度人有办法捉得到。他们在猴群经常聚集的森林里,摆放一张带抽屉的桌子,在抽屉里放上几个苹果或是桃子,将抽屉留一些缝隙,使猴子的手可以通过缝隙伸进抽屉里,然后把抽屉固定住。准备好这一切之后,印度人就可以躲到一边,静静地等候着猎物的到来了。

果香引得群猴蜂拥而至,一会儿工夫,每个抽屉里就会塞满了猴手。可是,当猴手想把握着苹果的手抽出来时,却被抽屉卡住了。按理说,此时的猴子们,只需把手中的苹果弄掉,抽出手来逃之夭夭就是。可是,猴子们绝不会这样做。贪婪战胜了理智,果香麻醉了它们的一切之后,印度人就可以躲到一边,静静地等候着猎物的到来了。

面对诱惑猴子们如此,似情有可原,它们毕竟是低级动物。可作为智商远高于猴子的万物之灵的人类,却也不乏做事如猴之人,视财物如命者,岂不悲乎?

苹果虽香,须取之有道。不是你的,就不要勉强。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道理,就这么简单。家里的娃娃都懂的道理,可是有些大人却忘了,有些当官的更是对此不屑。

人不是猴,可我们中的一些人,却还是跟猴子一样。

左滢颖

强词多理

马路,非马的路

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,有位美国记者问周恩来总理:“在中国,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?”周恩来总理回答道:“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,简称马路。”这当然是周恩来总理的幽默,但是不能不承认,美国记者感到疑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。那么,“马路”为什么叫“马路”呢?

现在的各种词典上都把“马路”解释为古代可以供马驰行的大路,并举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中的一句话作例子:“褚师子申遇公子于路之衢,遂从。”这种解释属于望文生义,并没有理解“马路”之“马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原来,此处的“马”是“大”的意思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凡物大者,皆以马名之。”民国学者章太炎在《新方言》一书中解释道:“古人于大物辄冠

马字。”可见“马”可以作为形容词来使用,意思就是“大”。

为什么“马”字有“大”的含义呢?这是因为远古时期的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,选择了六种动物作为驯养对象,称为“六畜”,分别是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猪。汉代著名的匈奴悲歌“失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”中的“六畜”即此意。“六畜”当中马居首,因为马的形体最大,古人因此用“马”来指称大的物体。比如“马蜂”就是大蜂,《尔雅·释虫》郭璞注:“今江东呼大蜂,在地中作房者为土蜂,啖其子即马蜂。”“马船”就是大型官船,明朝诗人李东阳《马船行》:“南京马船大如屋,一舸能容三百斛。”“马来”就是大来,章太炎《新方言》:“今淮南、山东谓大来为马来。”因此,“马路”即大路,而不是供马驰行的路。 许晖

醋溜文坛

文不如其人

一位搞文学的朋友说,通过文字揣测人,经常会犯错误。她说她认识一位撰稿人,圈内颇有些名气,文字很感人,可他的为人,实在不敢恭维。

文人的总体道德水平不见得高于非文人,有些人文字写得很堂皇,人品可能很低劣,要不也不会有“文人无行”这样的词了。不过,“文如其人”还是有些道理的,只不过不像浮在文字上面的那个人,而是像沉在文字底下的那个人。

胡兰成的文字多好啊,《今生今世》《山河岁月》,书名动人,文字功夫更是一流。《今生今世》里,他一支生花妙笔,生生把自己由一个滥情种子涂抹成绝世情圣,只是从那人文字

的下面,我们看出他的寡情少义,对女人像猴子掰玉米,见一个爱一个,爱一个甩一个,笔下不但丝毫未见惭愧,反而掩饰不住地沾沾自喜。

这样的书,读了,就承认文字好,千万不要认为作者跟文字一样好。

前几年,据说考古发现了秦桧遗囍,有人激动不已,要给秦桧翻案,后来证明所谓“遗囍”是假的,遂偃旗息鼓。其实,就算那篇遗囍是真的,仅凭一篇遗囍翻案也太草率。秦桧进士出身,书肯定是读了不少,文章一定也写得不错,他那些保存至今的书法,就很见功力。胡兰成那样没斤两的文人都能把自己写得一朵花儿似的,秦桧这样的重量级文人,写篇美化

编辑信箱:zhangkba@126.com;电话:025-84783612

庆70年白金婚 老翁情诗献九旬妻

他是大学生,她目不识丁;他是中学校长,她是地道的农妇……

看似相去甚远的他们,因“父母之命”走到了一起。经过贫困的洗礼,他们不离不弃将“包办婚姻”进行到底。4月12日,他们迎来70周年“白金婚”庆典。

“我们的爱情,年过半百才开始……”当着满堂儿孙和亲朋的面,85岁的他为自己90岁的妻子朗诵起自写的情诗。



亲朋好友为两位老人庆祝

情诗献给九旬妻

“耄耋高龄同步走,期颐天年相偕行。风烛残年何所惧,夕阳晚霞分外明。”

(摘自桂福元写给妻子的诗)

“结婚70年?太不容易了!”12日,重庆江北区黄泥口阿兴记酒楼门口,桂福元和李玉珍老人“白金婚”庆典的告示牌引来不少人围观。

包房里,穿着唐装的两位老人被大堆亲友围在中间。当天,既是他们结婚70年庆典,也是李玉珍婆婆90岁生日。鲜花、红包,亲友纷纷献上贺礼。

“桂爷爷,你给李婆婆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?”人群中,有人起哄。闻言,满头白发的桂福元起身,小心翼翼从包里掏出一张纸——那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,为妻子准备的生日礼物:一首长长的、经过无数次修改的,包含了他们70年婚姻经历的情诗。

“三七五配成婚,庚辰庚寅七十春……”桂爷爷清了清嗓子,用了10分钟才朗诵完这首近30行的长诗。一旁的李

婆婆一边听一边鼓掌,转过头,她悄悄告诉记者:“其实我不懂他写的啥子,我不识字,但我晓得他肯定是在说我好。”李婆婆羞涩地笑了。

新郎是个小学生

“祖宗急盼孙见孙,父母更想亲上亲。深闺紧闭素不识,花轿鼓乐才见人。”

(摘自桂福元写给妻子的诗)

前来祝贺的宾客不断,桂福元要去门口迎客。出门前,他一再叮嘱老伴坐在包房别动:“你身体不好,外头冷,怕吹凉了。”几个前来祝贺的晚辈特地买来鲜花,桂爷爷刚接过来,转身就“借花献佛”:“老太婆,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,鲜花应该献给你……”两位老人的恩爱让不少人羡慕。

“我们是传统的‘包办婚姻’,结婚前,我都不知道她长啥模样。”桂福元和李玉珍老家在开县农村,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,李玉珍比表弟桂福元大5岁。

桂福元8岁那年,两家父母定下娃娃亲。此后7年,直到两人结婚,再没见过面。



1973年进城合影



结婚60周年合影



结婚70周年合影

“那时候很封建,要是我们见面,会被人说闲话。”李婆婆说,自从定亲,每次桂福元来自家做客,她就躲整天躲在闺房不出门,直到桂福元走了才能出来吃饭。

桂家三代独子,年迈的曾祖父希望看到五世同堂,催着他尽快完婚。桂福元结婚时,只有15岁,还在念小学。他还记得结婚那天自己极不情愿地向学校请假,生怕同学知道了笑话。回家时,院子里已经摆满酒席,一进门,满堂亲戚便朝他起哄,他脸红得半天没敢抬头。直到结婚,花轿落地,盖头揭开,他才知道自己的媳妇原来是个圆脸蛋,眼睛还有点大。

婚后,20岁的李玉珍在家侍奉父母、种庄稼,桂福元则继续在外求学。在万州读完中学,他考上了位于北碚的乡村建设学院,成为教育系的一名大学生。当时,桂家家境并不好,桂福元在外求学的费用,很大部分来自李玉珍喂猪的收入。

年过半百有爱情

“同床异梦素不识,貌合神离不生情。寒来暑往苦熬过,感情理智解疑云。”

(摘自桂福元写给妻子的诗)

庆典现场,不少人二老70年婚姻背后的爱情故事充满好奇和期待。“我们的爱情,年过半百才开始。”桂福元一句话让人大跌眼镜。

“我那时差点打了脱离呢。”桂福元说,23岁那年,他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开县中学做了一名英语教师。看到很多同学都在自由恋爱,想到李玉珍一天学都没上过,心理开始不平衡。

“我那时候好委屈,不是我忍的话,哪有今天哟!”听到这里,李婆婆接过去话,开始声讨

桂爷爷曾经的“罪行”:“他那时看不起我,话都不跟我说。有一次,他放假回家,给每个人都买了袜子,单单不给我买……”“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你都还记得倒啊?”桂爷爷不好意思地笑起来,打断李婆婆,不准她继续“揭发”。

虽然有过动摇,但父母去世后,妻子一人独撑家庭,除了喂猪挣钱供自己上大学,还要抚养儿子和自己的妹妹。“她对我们桂家有恩!”强烈的责任感让桂福元放弃了离婚的想法。

1972年,把妹妹桂一芝送出嫁后,一直在农村的李玉珍终于进了城,真正跟丈夫生活在一起,这时,她已53岁。为了庆祝,两人后来还特地去县城的相馆拍了张照片。

桂福元说,一起生活后,他才注意到,妻子为了自己的家庭长年操劳,身体落下不少毛病,深深的内疚让他对妻子格外关心起来。慢慢地,他发现妻子不仅勤劳善良,还特别善解人意,是个“难得的、传统的好女人”。自从李玉珍进城,桂福元就过上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的生活。

但桂福元从没以为妻子在自己心里有多重要。直到有一次,两人到成都旅游,李玉珍不慎走丢。桂福元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,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,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。急得泪流满面的他这时才发现,他对妻子的依赖和爱有多深。

爱情秘笈是相互迁就

“雅室新居心欢畅,身健神爽宜旅行。民富国强家兴旺,福寿双全享太平。”

(摘自桂福元写给妻子的诗)

“前半生是她照顾我,后

半生,就让我来弥补她。”因儿子定居主城,去年,桂福元夫妇从云阳迁到巴南区长生桥胜花园。但因儿子忙于工作,两老人没跟儿子同住。

每天早上6点,桂福元就早早起床。李婆婆肠道不好,桂福元特地买来豆浆机,每天亲自给老伴磨豆浆、煮鸡蛋。做好早餐,才喊老伴起床。李婆婆喜食清淡软和的东西,为此,桂爷爷每天要单独给老伴做菜。

“我在学习当家庭主男。”当了多年中学校长,最后从云阳县政协副主席退休的桂福元说,以前老伴身体好,家务自己几乎从不插手,现在老伴年龄大了,身体差了,自己必须担负起责任。

每天晚上6点半,两人准时打开电视收看新闻。李婆婆不识字,听力也不好,桂爷爷便经常充当“讲解”。除了看电视,每天桂爷爷还会给老伴读报。如今,说起国家大事和桂爷爷喜欢看的女排比赛,李婆婆总是头头是道。

不过,李婆婆最喜欢看的还是《西游记》。每次寒、暑假,电视台都会放《西游记》,李婆婆铁定准时守着电视。每到那时,桂爷爷就主动揽下所有家务,做完再陪着李婆婆一起看,“现在起码看了三四十遍了!”桂爷爷悄悄告诉记者,其实自己早不想看了,但老伴喜欢没办法,“很多人问我们70年这么长的婚姻是怎么做到的,其实很简单,很多时候必须互相迁就和忍让,这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。”

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,美国101岁的亚当斯夫妇以80年婚龄创下世界之最——对此,桂福元老人说,他要照顾好老伴,挑战世界纪录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